

● 中学生文库 ●

ZHONGXUESHENG WENKU

语文常谈 及其他

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语文常谈及其他

吕叔湘

责任编辑 冯 战
封面设计 范一辛

中学生文库 语文常谈及其他
吕叔湘
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永福路 128 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崇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5 插页 2 字数 85,000

1990 年 4 月第 1 版 199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7,800 本

ISBN 7-5320-1688-9/G·1643 定价: 1.25 元

前言

《中学生文库》的主编约我编一本关于语言的书。我想最好是从描写一个具体的语言入手；对中国的青少年来说，最好拿汉语做描写的对象。我写过一本《语文常谈》，篇幅不大，却是各个方面都讲到了。这本书虽然不是专门为青少年写的，但是不超出他们所能理解的范围。因此我就决定拿这本小书做主体，再收进去三篇文章作为补充。

这三篇里边，《语言和语言研究》是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语言文字卷》的卷头语，是对于语言研究的发展和它的范围的鸟瞰。《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》是对当代青少年说明为什么会有语文改革运动以及目前能做些什么。《笑话里的语言学》是用笑话做引子，引起读者对某些语言现象的注意，还可以由此类推，在谜语、对联、相声等等里边认识许多语言现象。

我相信，通过这本书的阅读，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会对各种语文现象发生兴趣，进而阅读别的讲语文的文章，同时对自己实际接触到的语言文字进行观察，观察的结果有的可以印证前人的论述，有的还可以发前人所未发，提出新的问题，导致新的理论。这是我的希望。

目 录

语文常谈.....	1
语言和文字.....	1
声、韵、调.....	9
形、音、义.....	20
字、词、句.....	33
意内言外.....	44
古今言殊.....	57
四方谈异.....	71
文字改革.....	87
语言和研究.....	100
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...	113
笑话里的语言学.....	131



语文常谈

语言和文字

只有人类有真正的语言

语言，也就是说话，好像是极其稀松平常的事儿。可是仔细想想，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。正是因为说话跟吃饭、走路一样的平常，人们才不去想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。其实这三件事儿都是极不平常的，都是使人类不同于别的高等动物的特征。别的动物都吃生的，只有人类会烧熟了吃。别的动物，除了天上飞的和水里游的，走路都是让身体跟地面平行，有几条腿使几条腿，只有人类直起身子来用两条腿走路，把另外两条腿解放出来干别的、更重要的活儿。同样，别的动物的嘴只会吃东西，人类的嘴除了吃东西还会说话。

记得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，班上有一位“能文”的大师兄，在一篇作文的开头写下这么两句：“鹦鹉能言，不离于

禽；猩猩能言，不离于兽。”我们看了都非常佩服。后来知道这两句是有来历的，只是字句有些出入。^①又过了若干年，才知道这两句话都有问题。鹦鹉能学人说话，可只是作为现成的公式来说，不会加以变化（所以我们管人云亦云的话叫“鹦鹉学舌”）。只有人们的说话是从具体情况（包括外界情况和本人意图）出发，情况一变，话也跟着一变。至于猩猩，根据西方学者拿黑猩猩做试验的结果，它们能学会极其有限的一点符号语言，可是学不会把它变成有声语言。人类语言之所以能够“随机应变”，在于一方面能够把语音分析成若干音素（当然是不自觉地），又把这些音素组合成音节，再把音节连缀起来，——音素数目有限，各种语言一般都有几十个音素，可是组成音节就可以成百上千，再组成双音节、三音节，就能有几十万、几百万。另一方面，人们又能分析外界事物及其变化，形成无数的“意念”，一一配以语音，然后综合运用，表达各种复杂的意思。一句话，人类语言的特点就在于能用变化无穷的语音，表达变化无穷的意义。这是任何其他动物办不到的。

人类语言采用声音作为手段，而不采用手势或图画，也不是偶然。人类的视觉最发达，可是语言诉之于听觉。这是因为一切倚赖视觉的手段，要发挥作用，离不开光线，夜里不成，黑暗的地方或者有障碍物的地方也不成，声音则白天黑夜都可以发挥作用，也不容易受阻碍。手势之类，距离

① 《礼记·曲礼》：鹦鹉能言，不离飞鸟；猩猩能言，不离禽兽。

大了看不清，声音的有效距离大得多。打手势或者画画儿要用手，手就不能同时做别的事，说话用嘴，可以一边儿说话，一边儿劳动。论快慢，打手势赶不上说话，画画儿更不用说。声音唯一不如形象的地方在于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，但在原始社会的交际情况下，这方面的要求是次要的，是可以图形来补充的。总之，正是由于采用了嘴里的声音作为手段，人类语言才得到前程万里的发展。

文字不能超脱语言

自从有了人类，就有了语言。世界上还没有发现过任何一个民族或者部落是没有语言的。至于文字，那就不同了。文字是在人类的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才出现的，一般是在具有国家的雏形的时候。直到现在，世界上还有很多语言是没有文字的，也可以说，没有文字的语言比有文字的语言还要多些。最早的文字也只有几千年的历史，而且就是在有文字的地方，直到不久以前，使用文字的也还是限于少数人。

文字起源于图画。最初是整幅的画，这种画虽然可以有表意的作用，可是往往意思含糊不清，应该怎么理解取决于具体环境，例如画在什么地方，是谁画的，画给谁看的，等等。这种图画一般都比较复杂，这里设想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。比如画一个井，里边画三只兔子。如果是一个猎人画在一棵树上的，就可能是表示附近的陷阱里有三只兔

子,要后边来的伙伴处理。如果是画在居住的洞壁上的,就可能表示猎人们的愿望,这种画有法术的作用,那里边的三只兔子就不是确实数目而只是许多兔子的意思。

图画发展成为文字,就必须具备这样一些特点:(1)把整幅的画拆散成个别的图形,一个图形跟语言里的一个词相当。(2)这些图形必得作线性排列,按照语言里的词序。比如先画一个井,再画三个直道儿或横道儿,再画一个兔子,代表“阱三兔”这样一句话。如果把三个道儿画在井的前边,就变成三个陷阱里都有兔子的意思了。(3)有些抽象的意思,语言里有字眼,不能直接画出来,得用转弯抹角的办法来表示。比如画一只右手代表“有”,把它画在井的后边,就成为“阱有三兔”。这种文字是基本上象形的文字,但是可以念,也就是说,已经跟语言挂上钩,成为语言的视觉形式了。

到了这个阶段以后,为了便于书写,图形可以大大简化(图案化,线条化,笔划化),丝毫不损害原来的意思。从文字形体变化的历史来看,甲骨文最富于象形的味道,小篆已经不太像,隶书、楷书就更不用说了。从形状上看,第二阶段的零碎图形和第一阶段的整幅画很相似,第三阶段的笔划化图形和第二阶段的象形图形可以差别很大。但是从本质上看,象形文字和表意画有原则上的区别,而象形文字和后来的笔划化的文字则纯粹是字形上的变化,实质完全相等。

图画一旦变成文字,就和语言结上不解之缘。一个字,

甚至是最象形的字，也必然要跟一定的字音相联系；表示抽象意思的字，笔划化了的字，就更加离不开字音了。这样，语言不同的人看不懂彼此的文字，哪怕是象形成分最多的文字。假如一个人的语言里“有”和“右”不同音，他就不懂一只手夹在一个井和三只兔子中间是什么意思。

文字发展到了这种“调的文字”之后，仍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纯粹表音的文字，这将来再谈。这里所强调的是：尽管文字起源于图画，图画是与语言不相干的独立的表意系统，只有在图画向语言靠拢，被语言吸收，成为语言的一种形式（用图形或笔划代替声音）之后，才成为真正的文字。

对于文字和语言的关系没有好好思考过的人，很容易产生一些不正确的理解。很常见的是把文字和语言割裂开来，认为文字和语言是并行的两种表达意思的工具。这种意见在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相当普通，因为我们用的是汉字，不是拼音字。有人说，文字用它自己的形体来表达人的思维活动、认识活动。当人们写文字的时候，目的在写它的思想而不仅为的是写语言；当人们看文字的时候，也只是看它所包含的内容，不一定把它当作语言；只有把它读出来的时候，才由文字转化为语言。这个话显然是不对的。文字必须通过语言才能表达意义，一个形体必须同一定的语音有联系，能读出来，才成为文字。如果一个形体能够不通过语音的联系，直接表达意义，那就还是图画，不是文字。代表语言，也就是能读出来，这是文字的本质，至于写的时候和看的时候读出或者不读出声音来，那是不关乎文字的本质

的。事实上，教儿童认字总是要首先教给他读音；不通过语言而能够学会文字的方法是没有的。粗通文字的人看书的时候总是要“念念有词”，哪怕声音很小，小到你听不见，你仍然可以看见他的嘴唇在那儿一动一动。完全不念，只用眼睛看（所谓“默读”），是要受过相当训练才能做到的。

有人拿阿拉伯数字和科学上各种符号作为文字可以超脱语言的例子。这也是只看见表面现象，没有进一步观察。数字和符号也都是通过语言起作用的，不过这些符号是各种语言里通用，因此各人可以按照各自的语言去读罢了。例如“1, 2, 3”可以读成“一，二，三”，可以读成“one, two, three”，可以读成“один, два, три”，等等，但是不把它读成任何语言的字音是不可能的。而况在任何语言的语汇里这种符号都只是极少数呢？

语言和文字也不完全一致

文字（书写符号）和字音不可分割，因而文字（书面语）和语言（口语）也就不可能不相符合。但是事实上文字和语言只是基本上一致，不是完全一致。这是因为文字和语言的使用情况不同。说话是随想随说，甚至是不假思索，脱口而出；写东西的时候可以从容点儿，琢磨琢磨。说话的时候，除了一个一个字音之外，还有整句话的高低快慢的变化，各种特殊语调，以及脸上的表情，甚至浑身的姿态，用来表示是肯定还是疑问，是劝告还是命令，是心平气和还是愤

愤不平，是兴高彩烈还是悲伤抑郁，是衷心赞许还是嘲讽讥刺，等等不一；写东西的时候没有这一切便利，标点符号的帮助也极其有限。因此，说话总是语汇不大，句子比较短，结构比较简单甚至不完整，有重复，有脱节，有补充，有插说，有填空的“呃、呃”，“这个、这个”；而写文章就不然，语汇常常广泛得多，句子常常比较复杂，前后比较连贯，层次比较清楚，废话比较少。这都是由不同的使用条件决定的。另一方面，语言和文字又互相作用，互相接近。语言里出现一个新字眼或者新说法，慢慢地会见于文字，例如“棒”、“搞”、“注点儿意”；文字里出现一个新字眼或者新说法，慢慢地也会见于语言，例如“问题”、“精简”、“特别是”、“在什么什么情况下”。剧作家和小说作者得尽可能把人物对话写得流利自然，生动活泼，虽然不能完全像实际说话。而一个讲故事或者作报告的人，却又决不能像日常说话那样支离破碎，即使不写稿子，也会更像一篇文章。所以一个受过文字训练的人，说起话来应该能够更细致，更有条理，如果有这种需要。一个原来善于说话也就是有“口才”的人，也应该更容易学会写文章。

一般说来，文字比语言更加保守。这是因为人们只听到同时代的人说话，听不到早一时期的人说话，可是不仅能看到同时代的文字，也能看到早一时期的文字，能摹仿早一时期的文字，因而已经从口语里消失了的词语和句法却往往留存在书面语里。再还有一些特殊的著作，例如宗教经典、法律条文，它们的权威性叫人们轻易不敢改动其中的古

老的字句；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起着类似的作用。在文字的保守力量特别强烈的场合，往往会形成文字和语言脱节的现象。中国，印度，阿拉伯国家，古代罗马，都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。这时候，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就不仅是风格或者文体的差别，而是语言的差别了。但是只有在文字的使用限于少数人，也就是多数人是文盲的条件下，这种情况才能维持。一旦要普及文化，这种情况就必定要被打破，与口语相适应的新书面语就必定要取古老的书面语而代之。

语言文字要两条腿走路

在人们的生活中，语言和文字都有很大的用处，也各有使用的范围。面对面的时候，当然说话最方便；除非方言不通，才不得不“笔谈”。如果对方不在面前，就非写信不可；如果要把话说给广大地区的人听，甚至说给未来的人听，更非写成文章不可。（有了录音技术之后，情况稍有不同，也还没有根本改变。）人们既不得不学会说话，也不得不学会写文章，也就是说，在语言文字问题上，不得不用两条腿走路。可是自从有了文字，一直就有重文轻语的倾向。为了学习写文章，人们不吝惜十年窗下的工夫，而说话则除了小时候自然学会的以外，就很少人再有意去讲究。这也难怪。在古时候，语言只用来料理衣、食、住、行，也就是只派低级用场；一切高级任务都得让文字来担任。可是时代变了。三天两天要开会，开会就得发言。工业农业的生产技术以及其他

行业的业务活动都越来越复杂,交流经验、互相联系的范围越来越大,以前三言两语可了的事情,现在非长篇大论不成。语言不提高行吗?再还有传播语言的新技术。有了扩音器,一个人说话能让几千人听见;有了无线电广播,一个人说话能让几千里外面的人听见。很多从前非用文字不可的场合,现在都能用语言来代替,省钱,省事,更重要的是快,比文字不知快多少倍。语言文字两条腿走路的道理应该更受到重视了。可是人们的认识常常落后于客观形势。学校的“语文”课实际上仍然是只教“文”,不教“语”。是应该有所改变的时候了,不是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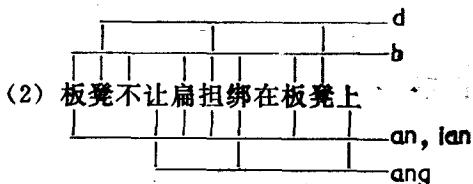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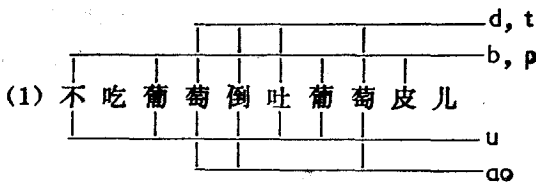
声、韵、调

从绕口令说起

有一种民间文艺形式叫绕口令,又叫急口令,古时候叫急说酒令。例如,(1)“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,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”;(2)“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,扁担偏要板凳让扁担绑在板凳上”。这种话说快了准会说错字儿,比如把“葡萄皮儿”说成“皮条葡儿”,把“扁担”说成“板担”,把“板凳”说成“扁凳”。这就叫绕口。绕口令为什么会绕口呢?因为这里头有双声、叠韵的字。

什么叫做双声、叠韵?用现在的名词来解释,双声就是两个字的声母相同,叠韵就是两个字的韵母和声调都相同。

(如果不是完全相同,而只是相近,就只能叫做准双声,准叠韵。也有人不加分别。)刚才那两个绕口令里的双声、叠韵关系,可以这样来表示:



上面用横线连接的字是双声,底下用横线连接的字是叠韵。双声和叠韵的字都是字音一部分相同,一部分不同。把许多这样的字安插在一句话里头,说快了就容易“串”。

古人很早就发现汉语字音极容易发生双声、叠韵的关系,因而在语言中加以利用。例如古代有大量的“联绵字”,或者是双声,或者是叠韵。双声的像“留连、流离、辗转、踟蹰、踌躇、踟蹰、啜嚼、鸳鸯、蟋蟀”。叠韵的像“逍遥、猖狂、踟蹰、优游、蹉跎、逡 [qūn] 巡、彷徨、徘徊”。现代的象声词也大都利用双声、叠韵关系,例如“丁当”是双声,“当郎”是叠韵,“丁令当郎”是又有双声又有叠韵。双声、叠韵的最广泛的用处是在诗歌方面,一会儿再谈。现在且说双声、叠韵在汉字注音方面的利用。

怎样给汉字注音

汉字不是表音的文字，不能看见字形就读出字音来，因此有注音的需要。最古的注音办法是“读如、读若”，用乙字比况甲字的音，就是现在所说直音法。直音法的缺点是很明显的，如果不认得乙字，也就读不出甲字；要是有一个字没有同音字，那就根本无法注音。大约在魏晋时代，也就是一千七百年以前，产生了反切法。反切法用两个字切一个字，例如“光，姑汪切”。“姑”和“光”双声，“汪”和“光”叠韵，这就是所谓上字取其声，下字取其韵。反切法比直音法进步，所以一直应用了一千几百年。但是反切法还是有很大的缺点，主要是用来做反切上下字的总字数还是太多，一般字书里都在一千以上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必得先会读一千多字，才能利用它们来读其余的字。为什么要用到这么多字？这得先把汉语的字音解剖一番。

汉语里每个字的音，按传统的说法是由“声”和“韵”这两部分构成的。事实上，只有“声”是比较单纯，可以不再分析；“韵”却相当复杂，还可以进一步分析。首先应该提出来的是“声调”，就是字音的高低升降，古时候的“平、上、去、入”，现在普通话的“阴平（第一声）、阳平（第二声）、上声（第三声）、去声（第四声）”。把声调除开之后，“韵”还可以分成“韵头、韵腹、韵尾”三部分。换个说法，汉语里一个字是一个音节，一个音节包含声调、声母、韵头、韵腹、韵尾五个成

分。这里面只有声调和韵腹是必不可少的，声母、韵头、韵尾不是必要的，有些音节里缺少这个，有些音节里缺少那个，有些音节里全都没有。用 1, 2, 3, 4 代表声母、韵头、韵腹、韵尾，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些字作各种音节结构的例子：

(1234) 敲 qiāo

黄 huāng

(134) 报 bào

潘 pān

(123) 家 jiā

瓜 guā

(13) 苦 kǔ

河 hé

• (234) 腰 yāo

王 wāng

(34) 傲 ào

安 ān

(23) 鸦 yā

蛙 wā

(3) 五 wǔ

鹅 é

每个音节都可以有声调变化，例如“敲 qiāo，瞧 qiáo，巧 qiǎo，窍 qiào”。有些音节四声不全，某一声有音无字，例如“光 guāng，○ guāng，广 guǎng，逛 guàng”。这就是汉语字音结构的基本情况。

反切法为什么要用那么多不同的上下字呢？首先是因为反切下字要管韵头、韵腹、韵尾、声调四个成分，只要有一个成分跟被切字不同，就不适用，因此字数就不可能太少。还有一个原因是历代编纂的各种字书的反切用字，有因袭也有创新，很不一致。例如“东”字，《康熙字典》引《广韵》都红切，又引《集韵》都笼切；旧《辞海》又作都翁切。

我们现在用汉语拼音字母来注音，比反切法进步多了。